

截流前夕走三峡

主 编:孙春兰

副主编:郑明高

大 众 报

截流前夕走三峡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截流前夕走三峡

主 编 孙春兰

副主编 郑明高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截流前夕走三峡/孙春兰 主编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ISBN 7-5609-1827-1

I. 截…

II. 孙…

III. 新闻写作-作品集

IV. G212.2

截流前夕走三峡

责任编辑:徐汉明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长阳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85 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609-1827-1/G·197

定价:12.00元

文章憎命达

——序《截流前夕走三峡》

张泽勇

看了《截流前夕走三峡》的全部文章以及记者孙霞《说段故事给你听》的幕后新闻，一种喜悦感和一种内疚感不禁油然而生。

说喜悦感，是我亲眼看见了两个年轻人孙霞和唐宜贵日渐成熟，正向“名家名人”的目标挺进。他们经受了徒步走三峡 700 里的严峻考验，不仅出了一批精品，而且净化了灵魂，确立了体察民情、献身新闻事业的奋发向上的人生坐标。他们的行动，被新华社、《新闻出版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中国晚报界》等多种媒体称为三峡新闻史上的一次壮举；他们的作品，不断地被《人民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选发，在全国新闻界和被报道的三峡地区产生了良好影响。所谓“出精品，出人才”，在他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三峡晚报同仁，我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骄傲。

说内疚感，是我觉得我们当时作出孙霞、唐宜贵徒步走三峡的决定，不免有几分残酷。尤其是孙霞，一个北方城里长大的女孩子，哪里吃过南方穷山恶水的苦？慢说写三峡的新闻，就是不干任何事，走完三峡 700 里那没有路的“路”，就不简单！他们是怎样度过那难忘的 67 个日日夜夜的呢？是怎样跋涉三峡 7 个县近 100 多个村庄的呢？读一读孙霞《说段故事给你听》的那篇浸满心汁的美文，你就会明白他们是以怎样的胸怀和坚韧，完成了人生奋斗史上闪

光的一笔！

杜甫云：“文章憎命达”。孙霞和唐宜贵在三峡途中，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历经艰辛，故写出的文章有切肤之痛，有心灵之苦，言之有物，或反映移民呼声，或讴歌乡村变迁，或记录风土人情，或描绘奇特风景，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许多新闻界专家称《截流前夕走三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可以永载三峡新闻史册。鉴于此，我不禁庆幸我们当时策划让两个年轻人闯三峡的正确性了。

当初，两个年轻人从葛州坝上出征之时，我曾写了《铁脚板下出新闻》的短文为他们壮行；今天，当他们的作品汇编成书之时，我又写下《文章憎命达》的短文为他们鼓劲。其实，这都是表达我对两位年轻人的敬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此算作《序》吧？！

1998年1月10日于铁路坝

《截流前夕走三峡》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泽勇

副主任:马启成

委 员:危明华 张 勇 倪 林 贺少雄

彭 林 孙春兰 郑明高 郭孝洪

郑建万 程跃会

主 编:孙春兰

副主编:郑明高

撰 稿:孙 霞 唐宜贵

文章憎命达

——序《截流前夕走三峡》..... 张泽勇

(104) 三峡山歌工程办公室编——

三峡晚报“截流前夕走三峡”采访组迈出第一步..... (1)

葛洲坝,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3)

这里有座截流试验场..... (6)

一个盲人老党员的故事..... (9)

为了三峡作牺牲是贡献 抓住三峡求发展更是贡献

——访湖北省宜昌县委书记李德炳..... (12)

峡中采石说兴衰..... (15)

三峡通道快通了..... (18)

三峡石刻 风景独好..... (20)

乐天溪:乐天 乐地 乐时机..... (23)

朱家湾:一个老板村..... (26)

太平溪:艰难的抉择..... (29)

神州第一跨 含情跨三峡..... (32)

工地感觉..... (35)

在导流明渠工地上..... (38)

中堡岛小夜曲..... (41)

中堡岛三亩地之谜..... (44)

佩戴团徽的窗口..... (47)

三斗坪上话机遇..... (50)

“双重身份”——庄严的承诺..... (53)

留给老支书的难题..... (56)

大山路魂

- 秭归县凤茅公路工地上的故事 (59)
- 韩永福的家 (62)
- 九曲塆, 期盼日后更美丽 (65)
- 长江渡头起歌声 (68)
- 家住牛肝马肺峡 (76)
- 邂逅罗伯特·萨夏 (79)
- 几多神秘桃叶橙 (82)
- 西陵村的“第一夫人”
- 屈原镇西陵村党支书郑兴年家搬迁侧记(上) (85)
- 为了告别的团聚
- 屈原镇西陵村党支书郑兴年家搬迁侧记(下) (88)
- 钢铁针线缝大山 (91)
- 新滩: 世事更迭看民居 (94)
- 小三峡水环境告急 (97)
- 二次冲浪走潮头
- 访香溪河矿务局 (99)
- 屈萍的心愿 (102)
- 峡口有回声 (105)
- 移民攻坚 经济起步
- 访秭归县委书记汪元良 (108)
- 屈原祠欲守三峡坝头 (111)
- 新香溪盼好点子! (113)
- 秭归工业 翘首望飞 (115)
- 流来观: 盛景难觅 (118)
- 不屈的山魂
- 秭归县泄滩乡治穷奔富记(上) (121)
- 不屈的山魂
- 秭归县泄滩乡治穷奔富记(下) (124)

赤脚踢球的孩子们	
——许家山小学采访侧记(上).....	(127)
赤脚踢球的孩子们	
——许家山小学采访侧记(下).....	(130)
国家移民局局长漆林称赞三峡晚报的务实精神.....	(133)
成竹在胸话移民	
——访国务院三建委移民开发局局长漆林.....	(135)
三峡晚报“截流前夕走三峡”倍受关注.....	(138)
甜果何以成酸果	
——从巴东新县城建设看重大工程建设程序的严肃性.....	(140)
加速发展 二次创业	
——访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程远斌.....	(143)
牛口古桥.....	(146)
神农溪 越漂越长.....	(149)
两种境遇 一样担忧	
——库区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152)
“局长太太”.....	(155)
快走一步天地宽.....	(158)
官渡口：移民期盼架大桥.....	(161)
官渡口：举债只缘想腾飞.....	(163)
演过电视剧的官渡口人.....	(165)
吆喝号子走川江.....	(168)
楠木园：土如金.....	(171)
长江客运险情不断.....	(174)
书香肖家坪.....	(176)
边界无经贸 山路有甘苦.....	(179)
“我们好想办厂”.....	(182)
神女峰下的男孩.....	(184)
小三峡：“退一步”海阔天空.....	(187)

巫山县城挤死了!	(189)
小三峡旅游经营权不会出让	(191)
抓机遇实干兴县	
——访四川省巫山县县委书记王定顺	(193)
幸运之手抓牢三峡	
——访四川省巫溪县县委副书记向和平	(195)
13岁女生张艳重病急需救助	
——访四川省奉节县县委书记王远顺	(198)
大溪,致富路还有多远?	(200)
长江三峡风景破坏严重	(202)
夔门一笔帐	(204)
白帝应无恙 风采照平湖	(206)
白帝城何日得清静?	(209)
奉节风行认“穷亲”	(211)
增加经济总量 扩大安置容量	(213)
“截流前夕走三峡”顺利抵达终点	(215)
说段故事给你听	(216)
附一:“截流前夕走三峡”系列报道效果好	(227)
附二:三峡晚报两记者截流前夕走三峡	(229)
跋 脚板底下出新闻	张泽勇(231)



截流前夕的历史时刻 三峡史上的一大壮举

三峡晚报“截流前夕走三峡”

采访组迈出第一步

袁国林、刘宗发、符利民等为徒步走三峡记者孙霞、唐宜贵送行并授旗 本报将辟专栏及时刊发采访组的报道

由三峡晚报社策划的一次旨在全面了解、反映截流前夕峡江两岸经济发展、移民状况及峡区民俗风情的重大采访行动——“截流前夕走三峡”，1996年4月25日下午在葛洲坝船闸正式举行授旗仪式。中国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宗发、副市长符利民、国务院三峡移民局驻宜办事处处长刘长淑、三峡开发总公司新闻中心副主任杨辟如、太平洋保险公司宜昌办事处总经理黄法敏，参加了授旗和送行仪式。

这次活动是本报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三峡工程宣传力度的有关指示，抓住大江截流前夕这一历史性时刻，全面反应大工程、大建设、大变迁以及峡江人民思想情态、生活状况而作的一次尝试。采访活动从宜昌至奉节，全程采用徒步踏访形式，预计45天左右走完全程。

这次采访活动得到市委、市政府、三峡开发总公司、武警宜昌市二支队等部门的热情支持。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宜昌市副市长符利民为采访小组授旗。为参加这个仪式而特意推延了进峡时间的袁国林，赞扬本报此次活动是深入基层、体察实情的一次壮举。符利民副市长也称赞这次采访活动意义深远。他说，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但关于三峡的宣传还远远不够，《三峡晚报》的这次采访，是宣传三峡、锻炼记者队伍的一次大行动。刘宗发部长勉励采访组的同志要不畏艰苦，克服困难，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重大的采访活动。

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泽勇，总编辑马启成等报社领导参加了授旗仪式，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在旗帜上签名留念。

采访组成员孙霞、唐宜贵向前来送行的各位领导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尽最大努力圆满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小雨）

（图为宜昌市副市长符利民与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为采访小组授旗）

葛洲坝，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

孙霞



“要知中国现代化，请看今日葛洲坝。”话虽夸张了一点，但确是当年中国人心中一份由衷的骄傲。一位离开大陆几十年的老人参观了葛洲坝之后兴奋地说，我要告诉儿子，这辈子一定要看两个地方，一是万里长城，二是长江葛洲坝。当我们这些与大坝朝夕相处的新闻工作者决意去踏访三峡的时候，便决定把第一步迈向这里——

在葛洲坝地下深处，有一条通达三江的狭窄长廊。站在廊中，前望不到头，后看不见尾，寂静之中浑身都是湿漉漉的冷意，但在这里可以观测到整个大坝的位移和水流压力。

向上攀登 55 级台阶，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眼前，一根 29.6 米高、一抱多粗的大轴在飞快地旋转。这里是能量转化的分割线——轴下为产生原动力的水轮机，32 个巨大的机械拐臂自动控制着进水量；轴上是产生电能的发电机组，强大的水能通过它转换为电能。大坝的心脏在这里搏动着。

再向上走 51 级台阶，一个无比宽敞明亮的大厂房展现眼前。空旷的厂房中，十多台发电机组一字摆开，让人感受到不可言喻的威严和力量。

再上 36 级台阶，满目是密密麻麻闪着红灯绿灯的中央控制室，从这里可一目了然整个电厂的运作状况。

当记者从二三十米深的“水下”一步步走到坝顶公路时，心中萌发了别样的感受。就像坝上的游人只能领略雄伟厚重、迎来送往的大闸门却看不到那条寂静的廊道一样，每天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我们，很难想起这条日夜为人类劳作的沉默的大坝！

葛洲坝电厂党委书记阎于信告诉我们，为了感谢宜昌人民为修建大坝做出的牺牲和贡献，电厂从 1983 年起，每天从超发电量中拿出 40 万千瓦时给宜昌人“开小灶”。这几乎等于宜昌城区每人每天可享用一度计划外用电，而对此，绝大多数宜昌人并不知道。

从 1989 年 21 台机组全面投产开始，电厂每年发电量约 157 亿千瓦时，到今年 3 月底已累计发电 1740.5 亿千瓦时。按湖北省每度电可产生近 7 元经济效益的标准计算，电厂产生的社会效益已超过 1 万个亿，并为湖北省提供了 1.74 亿元水库维护费。

然而更值得葛洲坝自豪的是，它与三峡工程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在三峡工程 17 年的建设期内，葛洲坝将为之提供 100 亿元的建设基金。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演习”，它不仅在设计、施工、截流等重要环节上取得了实战经验，而且通过 10 多年的运行，在协

调防洪、发电、航运三者关系,设备运行以及检修管理、直流输电技术、人才使用及储备等方面,也为三峡工程积蓄了丰富的经验。

葛洲坝从修建之日起,就注定不是长江水利枢纽中的“老大”,但三峡工程竣工后,它不仅不会逊色,反而会发挥更大的潜能。作为三峡大坝的尾水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将在原年平均发电量 157 亿千瓦时的基础上,不花一分钱,多发电 10—20 亿千瓦时。

到那时,那位远离大陆的老人和他的儿子不仅会看到两条更加宏伟的大坝,而且会和我们一起欣赏“双龙锁江”的壮丽景色。

(图为葛洲坝泄洪闸)

葛洲坝泄洪闸,在三峡大坝建成后将,成为长江上的一座“水闸”。
葛洲坝泄洪闸,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建成。

葛洲坝泄洪闸

葛洲坝

山石口是一个,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葛洲坝泄洪闸,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建成。从那时起,长江上的一座“水闸”——“葛洲坝泄洪闸”就建成了。



1997 年有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三峡大江截流。号称当今世界头号工程的三峡大坝截流龙口水深近 57 米，截流成功的把握究竟有多大呢？

这里有座截流试验场

□ 孙 霞

穿过车水马龙、游人不绝的西陵峡口风景区，从一个路口环山而上，满目青翠之中静卧着几座外形简朴的平房。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长江科学院三峡工程试验场。尽管人人皆知 1997 年的三峡将有一次“截断巫山云雨”的壮举，但很少有人知道从 1983 年起，就有人在这里“筑堤建坝”模拟截流了。

雨中的试验场十分僻静，从近在咫尺的繁华中独立出一片寂寞清苦的科学氛围。裹着冷湿的山风，浑身透湿的我们一走进试验场就注意到一栋奇怪的房子：曲折延伸约 400 米长，里面空空荡荡，但仔细一看便发现，地面上有两条蜿蜒伸展的不规则的水泥“槽”，这就是一段按 1:150 比例缩小的“长江河床”，“溯流而上”可以看到矗立在大厅中央的“三峡水库”。

天气不好，机会也不好，今天技术人员“五一”休假，静悄悄的试验场见不到一个人影。为不耽搁采访行程，我们请守门的老师傅帮忙，几经周折，才找到长江科学院宜昌科研所副所长宁廷俊。热情谨慎的宁工程师，用通俗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长江三峡模拟截流试验中的一些情况。

从 1:100 导流模型、1:80 动床截流模型上的反复试验来看，1997 年大江截流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坍塌，因为龙口水深近 57 米，抛下的石料可能被水卷走。这一现象在龙口还剩 180 米宽时就会出现，当龙口还剩 135 米时，坍塌更为严重，但到 80 米时，坍塌现象开始减轻。为解决这一难题，科研人员正在尝试通过龙口垫底、人工抬高龙口河床，减小水深的办法，来控制坍塌。

按工程进展计划，今年下半年截流戗堤将开始预进占，到 1997 年 11 月，截流大战开始后，每天至少有 10 万吨大大小小的石料倾入大江，600 米宽的水面上将出现万千“精卫”“衔石”的填江宏伟场面。目前，试验场正在不同比例的模型上继续对各种技术参数进行验证，比如垫底的厚度、方式、石料漂距、通航条件、河道淤积以及日后两坝区间日调节状况等。另外还将尝试在大坝右岸再增设 6 台发电机组的可行性。科学的事千头万绪又不能有毫厘之差，为此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常几昼夜不离现场，从去大坝实地勘测到整理出试验资料，每个环节都很辛苦。可惜我们没能亲眼看到他们工作的情景。

站在试验场 1:100 露天导流模型上，低头是一条石子堆砌的“大坝”，抬头便是冲出南津关泱泱东去的长江。真想象不出，当人